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五十九回 江漢槎滿喪朝北闕 陳寶焜初任治南昌

話說陳小儒聞得寶徽，寶妮兩兄弟回家，又聞女婿甘露也同了來此，心內歡喜。因甘露是個姣客，又是初次上門，何能怠慢，忙穿了衣冠，出來相見。方夫人聽說亦知甘露是要進來的，也更換了大衣，在中堂等候。小儒到了前廳，早見寶徽兄弟邀著甘露由外走入，他三人皆穿著公服，一般的少年英俊，絕世丰神，分不出誰優誰劣，真不愧佳兒快婿，不禁喜形於色。甘露見小儒迎出，忙搶步近前，先請了安，隨即拜了下去。小儒一手挽住，答了半禮。甘露起身，又代祖父、父親問安。小儒亦轉問了安好。寶徽、寶焜俟甘露見禮畢，方一齊上前，見父親請安。小儒點了點頭，即回身邀甘露入座。寶徽，寶焜才退了下來，到後堂見母親去了。小儒細問京中一切，與來往途間情形，又問甘誓近來精神尚健？甘露一一答過，即立起身，請王蘭等各位伯叔拜見。小儒笑道：「他們皆在園子裡呢，改日再見罷。」即叫家人持甘少爺的名帖，去請諸位大人的安。甘露又請至後堂謁見方夫人，小儒謙遜了幾句，甘露再三不肯，小儒先命家人進去通報，便起身邀了甘露入內。

單說寶徽、寶焜一逕到了後堂，見母親請過安，又問了姨娘好。賽珍小姐也上前見了兄弟。此時合府男女僕婦人等，都上來叩見二位少爺。寶徽兄弟又讓眾位夫人。方夫人見兩個兒子，比在家豐富了些，又見他們皆是衣冠齊楚，愈顯得如一雙玉人相似。把方夫人只喜得眼睛都笑合了縫道：「你們沿路辛苦了，坐下歇歇罷，不用東拜西拜的了。就是缺點禮數，眾位伯母、嬸娘也不怪你們的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家人上來說：「老爺同甘少爺進來了。」慌得賽珍小姐，沈蘭姑與各位夫人，都一齊避進房內。寶徽兄弟早迎下階來，甘露抬頭見方夫人立在中堂等候，即上前叩首請安，代母親問了安，方夫人命寶徽挽住。方夫人是初次見女婿的面，細細打諒，見甘露一表非凡，人才出眾，與自己兩個兒子不相伯仲，心內更外喜悅。即叫紅雲取過兩分從重的見面禮，給了甘露，無非荷包扇套、金銀筆錠、方勝等件。甘露謝了賞，方退了出來。

小儒叫寶徽，寶焜陪著甘露到前面歇息，自己即不出來了，免得甘露各事拘束。又吩咐廚房預備盛席款待。寶徽兄弟同甘露到了前廳，即一齊寬了公服，隨便散坐用茶。少停擺上酒席，小儒出來謙讓了一巡酒，復回後去，仍著寶徽、寶焜相陪。酒散，又邀了甘露到園中間玩，遂在留春館內設了臥具。晚間仍是盛席相待。

次日，甘露坐轎至王、江、祝、馮及雲從龍衙門，各處拜謁，各家皆分日擺酒邀請。甘露住了半月有餘，方告辭回揚。臨行小儒復擺酒餞行，又贈了一分厚禮，轉呈他祖父甘誓。王蘭等人，各有所贈。寶徽兄弟直送至碼頭方回。

這裡王蘭等人又公請寶徽，寶焜，代他兄弟二人賀喜接風。

閒話休提。過了重陽，小儒即叫他兄弟收拾行裝，又帶了十數名家丁，回杭祭祖。克定日期，十月可以出來料理完姻。

不言寶徽。寶焜前往杭州。單說九月初旬，已屆江漢槎除服之期。若論漢槎的意見，不願為官，情甘終老山林，侍奉北堂。

無如江老夫人逼著他起服進京赴選，又勉勵他世受國恩，此身既屬在朝廷，盡忠即難盡孝。「況你已有一子，我正可含飴弄孫以娛暮景。我年雖衰，精力尚健，切不可因我誤了你後路，遠大前程。」小儒等人，亦勸他進京選職的為是。漢槎無奈，只得依允，即在從龍處呈了稟詞，托他代奏。隔了一日，旨下著江漢槎來京陛見，聽候選授。漢槎既奉了明文，不容遲緩，即叩別母親，又去辭了小儒等人。自然有一番祖餞俗情，毋須細贅。

起身前一日，江老夫人在中堂擺了酒，代兒子餞行。漢槎跪進了一杯酒道：「兒子此去，若得了實授地方，即差人迎接母親赴任。母親在家各事，多祈保重，兒子遠離才可放心。」江老夫人點頭吃酒，又諄囑漢槎一路舟車小心。更鼓席散，漢槎親送江老夫人回房安寢，方到自己房內，早見瓊珍與小憐也備了一席等候。大家恭敬了三杯，不過說些沿途留心，努力加餐的話。漢槎亦囑咐他們善待衰姑，照持家事。直飲到三更方散。是夜漢槎在小憐房內歇下。次早黎明，又去拜辭了江相靈前。帶著家丁出城登舟，在路行走非止一日。毋須細表。

這日，早抵京都，覓定寓所安置行李。前一日先在宮門外掛號請安，預備來日陛見。次早，蒙恩召見時，追念江相在日勤勞王事，溫諭頻頒，著伊子江漢槎免補道員，以按察司遇缺簡放。漢槎謝恩下來，即去拜見各同年世誼。所有部屬各官，均是江相當日為堂官時一班屬員，又深感江相之情，不用漢槎去囑托，無不留心。一日，恰好江西臬司出缺，督撫奏請上來，吏部得信，即題請以江漢槎補授。漢槎因江西在雲從龍轄下，甚為欣喜，忙著謝恩請訓，又去部屬裡小為料理，即擇日出京赴任。

一路毫無耽擱，行了幾時，這日已至南京。見過江老夫人，合家喜悅非常。漢槎乘機架請江老夫人至任所奉養。江老夫人本想去，怕的兒子是個明大義的人，見母親不去，即不肯帶妻妾同行，只得答應前去。漢槎見母親依允，好生歡喜，便吩咐家中早為收拾，免得臨行匆促。

次日，備了手版去謁見從龍，下來又拜見小儒諸人。小儒聞得漢槎放了江西臬司，便重托寶焜到江西候補，請漢槎照看，須同自家子姪一般；如有不法，即行參辦，切勿徇我的情面。接著小儒等人，為漢槎賀喜餞行，無非戲酒而已。熱鬧了十數日，漢槎即迎請著母親，帶著家小，到江西赴任去了。暫且擱過一邊。

且說寶徽寶焜兄弟兩人回到杭州，祭過祖，拜過合族，又去見了朱蓬耕夫婦。蓬耕與張氏見女婿點了詞林，甚為喜慰。此時冷桓已推升到杭嘉湖道，寶徽遂將父親的信當面投遞。冷桓見信中說到寶徽的親事，諸他轉致蓬耕，約於十月半前後，送朱小姐至南京完姻，冷桓答應了。寶徽又同了寶焜，將先遠的祖墓修葺。各事完畢，方擇日動身。去辭別了朱冷兩家，冷桓寫了回書，交給寶徽。

蓬耕見寶徽兄弟去後，即趕著置辦嫁裝一切。朱家雖是寒素出身，所幸蓬耕作了一任縣令，稍有積蓄。膝前又無三男兩女，只有這位姑蘭小姐，平日又愛如珍寶，再則陳府現在富貴兼全，是杭城數一數二的人家，故而盡其宦囊所有，備了妝奩。到了十月初旬，諸事齊全，僱了幾號大船，蓬耕夫婦親送女兒往南京來。

再說寶徽兄弟回至南京，見過了父母，將冷桓的回書呈上。小儒看畢，擺在一旁，即與方夫人商議。「不如俟朱親翁送女來此，就湊著這個時候，也代焜兒完娶。再送賽珍到揚州出嫁，豈不兒女終身大事，一齊都完結了麼？」方夫人連連稱善。即煩王蘭、二郎修書到揚州，通知甘家。兩邊一嫁一娶，皆為的是兒女姻親大事，忙著請媒邀賓，鬧個不了。

這日，雙福來回：「朱老爺朱太太送親的船，已抵碼頭。」小儒、方夫人聽說，忙叫雙福州幾名家丁，內裡派了數名僕婦丫頭打道，三頂官轎，去接朱府眷屬。小儒前兩日早在左近賃了一所公館下來，預備朱府人等居住。又撥了廚子與粗使丫頭小使，過去伺候。雙福到了船中，見朱蓬耕請過安，面回小儒、方夫人的來意。即同著朱府家丁，收拾箱籠一切，抬的抬挑的挑，直奔新宅子裡。

隨後朱蓬耕夫婦及姑蘭小姐，坐了大轎，也進城來。先到公館內看了住落，朱蓬耕便過這邊來，拜見小儒人等，談了半晌，方告辭回去。接著小儒人等，親來答拜，又送了酒席過來洗塵。因姑蘭小姐尚未過門，方夫人不便邀請之故。那邊朱府也將杭州帶來的土宜，分送各府；各府亦接二連三的送酒送席。

小儒早擇定十月二十四日，天喜黃道良辰，代寶徽完姻；十一月初一日，甘家送嫁到南京；初十日，小儒、方夫人親送賽珍到揚州去。這半月之中，三件喜事，忙的各府家丁沒有片刻空暇。況方夫人最愛賽珍小姐，一應妝奩格外從豐，又曉得甘家不甚饒裕，賠了一項田地，黃金三百兩，白銀五千兩過去。至於甘家賠來的嫁資，當日結親時節議定各事從儉，所有不足，均是陳府代力，此亦是小儒體貼甘老之處。閒事休敘。

早到二十四日，朱陳兩府，張燈結綵。伯青，二郎是兩位原媒，皆穿了公服，領轎前往朱府，一路排開執事，紛紛約有數百名行人，十分熱鬧。頭一起是小儒的執事，前任兩江總督部堂，吏部尚書等牌扇。第二起江蘇學政，全省提督軍門，詹事府正詹事，是陳仁壽的執事。——原來仁壽在學台任上，已升了正詹。今年正值任滿之期，前月新學台已接了印，仁壽即要入京覆命供職，所以寶徵等完姻，不能前來。適值玉梅新產一土，未便同往，仍留小儒處居住，倒遂了玉梅的私願。第三起是寶徵本身執事，某科舉人，某種進士，欽點翰林院庶常吉士等牌扇。觀看的如人山人海一般。

朱府請的是洪靜儀、林小黛二位夫人，代姑蘭小姐梳妝。陳府請的是程婉容、江素馨兩位全福夫人插戴。寶徵今日穿著簇新朝服，頂簪兩朵銷金宮花，身披丈二猩血紅羅，坐著八人綠呢大轎，隨著新人彩輿到朱府來奠雁，行過大禮，即作辭回去。待到吉時，彩輿進門，參拜天地，合盞撒帳等事，種種瑣碎情節，不須細說。

兩位新人，郎才女貌，彼此恩愛非常。三朝廟見已畢，甘家送親的人亦至。沾玉小姐過了門，與寶煜兩相敬愛。接連又是寶徵夫婦回九，方夫人見兩雙兒媳，皆是端莊秀曼，甚為喜悅。小儒留下朱蓬耕夫婦，過了殘冬再回杭州。張氏夫人亦因不放心姑蘭小姐，難得親家相留，便攛掇丈夫開春回去。甘家的人過了三朝，即回轉揚州。因不日陳府要送親過去，不能久留。一至初六日，小儒、方夫人即收拾送寶珍小姐起程，到了揚州，自然又有一番禮節。中旬後，小儒、方夫人始返南京。又夾著回門對月等事，忙忙碌碌，直至歲底才算清楚。接著又屆新年，陳府今年添了兩位新人，分外鬧熱。書不贅敘。

單說二月初間，寶徵函約甘露結伴入京，寶煜亦要前往江西，各家紛紛餞送。小儒發了數封信與寶徵、甘露帶往都中，分投諸同年世好，不過托他們照應，恐兒、婿年幼，不諳事務。又發信寄與漢槎，請他照看寶煜。臨行兄弟兩人，叩拜父母登程。寶徵是單身入都，舟過揚州，邀甘露偕行。寶煜卻帶著潔玉小姐，同赴江西。

小儒派了幾房老實僕婦伺候，又著雙福一同隨了寶煜前去。因雙福乃多年的家人，親見寶徵兄弟長大的，遇事可以阻諫。小儒又切實吩咐了雙福一番，「倘小主人有不合禮的事，你勸擋不下，即寫信告訴我。設若你也一道兒瞞神弄鬼，我知道了，定不依你」。雙福聽說，摘了帽子，在地上碰頭道：「家人沐主人如此另眼看視，真粉骨碎身難報萬一。家人若有事欺了主人，即天地鬼神電不能相容。」小儒點點頭道：「原因你各事謹慎可靠，才將小主人交代與你，諒你心地明白，斷不會誤事的。」

內裡方夫人亦重托了雙福，又吩咐眾家人婦婢小心伺候，「日後我都有重賞」。又去囑咐沾玉小姐各事留心，夫婦第一要和睦，你敬我愛，不可反目。寶煜夫婦，唯唯應命。潔玉又去辭別各位夫人。前兩日，甘霖從揚州親來送妹丈妹子起身的。這日直送至城外碼頭，珍重了幾聲方回。小儒留住甘霖，盤桓了數日，才回揚州。

寶徵同甘露由王家營起車，在路走了旬日有餘，早至都城。共覓下一所住宅同居，連帶來的家丁約有十數人，公寓中倒不寂寞。直待到朝考過後，寶徵受職編修，甘露簽分禮部學習。今上又知道陳寶徵乃陳眉壽的長子，愛他年幼學優，又念小儒日前供職忠公，殊恩特沛，欽派寶徵充實錄館纂修差使。不提他郎舅兩人在京供職。再說寶煜一路風帆，直抵江西省城。雙福先上岸賃定了公館，隨後寶煜夫婦坐轎入城進宅。帶來行裝一切，整整安置了數日，方才粗定。寶煜即備了手本履歷，去謁藩司及本省制撫軍，下來又去謁見漢槎，遞了小儒的信。漢槎細問在路行了多時，又問現在住居何處？寶煜一一答過，方告辭出來。

次日，即去稟見首府與同寅各官。適值南昌府知府是新到任的，寶煜見面時，即吃了一驚。看官你道是誰？那知即是魯鷗。他何以得到此間，來做首府的呢？因在揚州甘泉縣任上，告病回京，見了魯道同，捏成一片誑詞，說他吃了小儒、雲從龍的苦。魯道同因上次王蘭的事，很不快活小儒。此時見兒子丟官回來，又聽了魯鷗一面之詞，火上添油，大罵道：「陳眉壽，雲從龍，這兩個該死殺才，各事與我魯家做對，是何道理？我魯家從未得罪過你們，上次鷗兒是雲從龍叫他丈人參的，今次鷗兒又是他自家勒令告病。你們欺我兩個兒子，即如期我一般。若論陳眉壽尤其司『惡，上回為王蘭的事，我很不耐煩。此時你又尋事到我頭上，叫人怎麼咽得下去。罷了，慢慢的打聽他們罷！尚有一半件差誤跌在我手裡，那時再說。」

魯道同前思後想，愈想愈氣，又切實抱怨了兒子一陣。恰好見春間放了榜，寶煜以知縣分發江西，一時觸起機變，計上心來。沒奈何，將自己歷年聚積的若干私財取出來，代魯鷗報捐開復，又加捐了知府，在部候選。魯道同既在閣內辦事，前次又做過吏部堂官，那個不去奉承他。魯道同即授意部屬各官，專俟江西省知府出缺，再行題請。

偏偏事有湊巧，未及數月，江西南昌府首府病故，督撫奏放新員赴任。部裡得了信，即以魯鷗題請上去，遂蒙簡放南昌。魯鷗亦甚為歡喜，在部裡領了憑，辭別父親，帶了家小，星夜赴江西新任去了。臨行，魯道同又暗暗囑咐了一番。自古小人心腸，大概相同。縱魯道同不言，魯鷗亦能領會。及此魯道同見大兒有了官去，爽性代次子魯鷗捐免了處分，指捐內閣中書。因魯鷗是個一榜，倒也合例。

單說魯鷗到了江西，自接印之後，一味夤緣，買上司的歡心。惟有漢槎深知他前番行為，大為兵快，見他各事謹慎，無隙可乘，也只得暫為隱忍。今日寶煜謁見首府下來，甚為詫異，自付道：「怎麼這葉『冤家也到江西來，莫非因我而至，想報復前仇麼？」想到此處，不禁焦躁起來。再退後一想，自己啞了一口道：「呸！陳寶煜，你怎麼這麼畏刀避劍，還算是個丈夫麼？只要我有了缺，立心不苟，諸事秉公，就是魯鷗現為本省督撫，也奈何我不得。何況他也不過是此間一郡之守，我亦一邑之侯，相去只一間耳！我惟知做官的分中之事，上答國恩，下恤民生即是了。此外又何足慮焉！」前後這麼一想，反坦然自如。每逢衙參之日，寶煜也隨著各同僚去見首府。

誰知魯煜見了手本，即忙請見，很為深談暢敘，竟似合契得非凡。若值單見時，必留茶留飯，慇懃備至，將寶煜請入內廳，終日盤桓，又說：「當日在揚州時，我是初膺民社，各事不免尚於血氣，胸中又無見識，所以鬧出那些事來。後來深蒙令尊大人與雲大府訓誨，雖然彼時難為人情，而今細細回想，沒有日前一番挫折，也沒有今日，倒是成全小弟。不則一味任意，恐受禍更深。嘗聞古君子造作人才，不避嫌怨。尊老人與雲大府，即此意也。小弟實係銘泐五中，從天良內激發出來的話，並非巧言取悅之詞。」

寶煜聽了，甚為納罕，暗道：「這個人與從前竟成天淵之別，我亦不可存心絕人太甚。」也謙謝了幾句。由此寶煜倒將魯鷗認作知己，魯鷗又極力在上司前稱揚寶煜午富才明，大有作為非百里之才。雙福冷眼從旁看出動靜，便中勸諫了數次，叫寶煜不要去親近魯鷗，怕的與自己有礙。無奈寶煜惑於魯鷗一派巧言，反以為雙福多事。雙福的話如耳邊風一般，說煩了的時候，卻不便呵斥，惟有籠口答他兩聲。

看官可知道，何以魯鷗不記舊恨，反同寶煜親厚。因內中有幾個人指使魯鷗做的，這些人是誰？說出來又是看官們會過的熟人。乃是許春舫、朱丕、賈子誠等三人。他們因何又聚在一處的呢？只因許春舫前在揚州，為章如金的案件去了官職，即辭了府幕回轉江西，好在他家『中甚為富足。因打聽得魯鷗到了南昌府任，即去拜見。魯鷗上次得過他的財帛，又知他是江西省中的富戶，樂得與他去交接，留他做一耳目，便具帖延請許春舫入署。過了兩日，朱丕與賈子誠也由浙江到南昌來投魯鷗。朱丕又改名世功，捐了一名從九品，分發江西，遂托魯鷗稟請，留於南昌府屬差委。魯鷗亦樂於收他為牙爪，又將賈子誠請至幕中。他們本是舊交，今日復聚在一處，便任性狼狽為奸，無惡不作，無利不趨。有受過他們害的，即送了一個綽號，稱之曰南昌四獸。言其如虎狼一般，可以食人。

初次寶煜見過魯鷗，〔魯鷗〕回至後堂即與他三人計較，要結實的收拾寶煜一場，以報他老子前番之恨。賈子誠笑道：「雲翁不必性急，此事極易處置。雲翁卻不可露出半點懷恨之意，須要格外與他親近，不妨將日前的話引咎歸己，使他不疑你雲翁有報復他的意見。那時出其不意下一毒手，猶如迅雷不及掩耳，縱然他有通天手段，也措備不及了。」說著，又走近一步，附著魯煜耳畔低低的說了幾句。喜的魯鷗手舞足蹈起來，道：「子誠先生，真今世之張子房也，拜服，拜服」。又將子誠定的計策，告訴朱許兩人，亦同聲說好。朱丕道：「非如此不可，必須先將他安置在肘腋之下，方可不時稽察他的過失，又可轄制到他。若在鄰邑，究竟

隔手隔腳的，其權柄不在我手內。真正算計得點水不漏，不怕他不墮入術中，而況小陳是個初出書館的孩子，有多大見識，更易上這圈套。」不說魯鵬等人暗中算計。這日，恰好南昌知縣調了他缺，魯鵬乘機稟請，寶焜署理此缺。雖然寶焜是初到人員，首邑首縣不甚合例，若說署理一層，尚可破格。藩司亦見寶焜少年有於，便准了魯鵬稟請。一面轉詳撫院，一面札飭寶焜署理南昌縣事。

寶焜初任，即得了首邑，喜出望外，忙擇日接篆。派雙福總司門政，又聘請了幾位老手幕友，司理刑錢各事。次日，即去面謝魯鵬，見了面，魯鵬先給他道喜，又說：「我常想兄弟們能在一處就好了，那知天從人願，如了我的私衷。並非我之力量，乃老兄洪福。亦是南昌眾子民之幸，得此賢父母來治理此邑。再則我們今日說開了，以後切勿拘於名分，一有公事，大家同心合力的商酌辦理才是。」寶焜起身，諾諾遜謝不已。又閒談了半晌，方作辭回衙。

自是寶焜諸凡百事，稟到府裡，無不允從。魯鵬有了疑難案卷，反請寶焜去計議。寶焜心內，深為感激道：「既蒙他在上游前保舉，又蒙他抬愛，我須要實事求是的，做一番大大事件，方不負魯太守拳拳之意。」遂暗中吩咐雙福與數名心腹家丁，在外密訪當地土豪惡棍，及一切關乎民膜之事。又不辭勞苦的畫理公卷，夜巡閭閻，除莠安良，捕緝盜賊。

一日，寶焜正坐在衙內與幾位幕友談心，只見雙福上來回道：「家人昨日訪聞城東有一件奇冤，迄今數載，沒有昭雪。這一起人都視官府如兒戲，任性妄作妄為，毫無忌憚。歷任各官，都恐搜尋出根來，激出意外變亂，是以都含糊下去。家人既訪得了實信，卻不能不回。」寶焜聽了，很吃了一驚，忙立起問道：「什麼原故，你且細細說與我聽。」未知雙福說出些什麼來，已聽下回分解。